



高尔基自传三部曲

В людях

在人间

[苏] 玛克西姆·高尔基 著
(1868—1936)

郭家申 译

М. Горький

在人类文学史上

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
是“苏俄文学奠基人”高尔基
一无所有却又无所畏惧的前半生
曾获得五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
是连接两个世纪的文学桥梁

读客经典文库

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高尔基自传三部曲

在人间

[苏] 高尔基 著

郭家申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人间 / (苏) 玛克西姆·高尔基著; 郭家申译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
(高尔基自传三部曲)

ISBN 978-7-5594-2917-9

I. ①在… II. ①玛… 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15723号

书 名 在人间

著 者 [苏] 玛克西姆·高尔基

译 者 郭家申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刘洲原

特邀编辑 刘 娟 黄迪音 周量航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5

字 数 327千

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917-9

定 价 109.90元 (全3册)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001

阳光普照着大地，天高云淡，朵朵白云，像一只只白鸟在天空中翱翔。我的心像百灵鸟一样颤动起来。

第二章 026

晚霞映照在墓地后面的田野上空，一片通红。衣着华丽的高大身躯在街上缓缓而行，好像是在河道里流动；孩子们像旋风似的东奔西突，暖洋洋的空气情意绵绵；令人心醉神迷。

第三章 049

她置身林海，俨然是一切的主宰和亲人。她行走起来像一头母熊，什么都看得见，对什么都赞不绝口，感激涕零。

第四章 065

这是一种奇妙的、我从未闻到过的气味，它暗示着这里有我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。

第五章 105

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船人了，我在这艘船上生活了多年，船上明天、一周后、秋天、明年会发生什么事——我全都知道。

第六章 126

我差一点放声大哭起来……后来我遇到过许多像他这样善良、孤独和被生活抛弃的人……

第七章 141

不知为什么，我特别喜欢太阳，连太阳这个名字本身我都喜欢，这个名字蕴含着一种甜美的音响，听起来掷地有声。

第八章 163

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，非常怕死。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，挤来滚去，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。

第九章 185

墙壁无论多么好看和牢固，要是一心想摘取墙后苹果树上的苹果，那就不可能很欣赏这堵墙壁了。

第十章 209

在一片沼泽的森林里，踏着长满青苔的草墩子，你走啊，走啊，走了很长时间，突然，在你面前出现一片林中空地，那里百花盛开，阳光明媚。

第十一章

239

书使我对许多东西有了抵抗力，不受其害：我知道人们如何相爱，如何受苦。

第十二章

266

在对待人方面，大家有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欲望：嘲弄他一下，让他感到疼痛，感到浑身不自在。

第十三章

301

“人——非常矮小！是不是？可是书上却说‘人是按照上帝的面貌和样子创造的’，这你是知道的！”

第十四章

321

人类会衰老——最后死去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但是任何地方的人，也不会像我们俄国那样，衰老得如此之快，而且如此之没有道理……

第十五章

344

我跟大家一样，同一条河里游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水太冷了，而且它并不像浮起别人那样，把我也轻而易举地浮起来，有时我觉得我正在沉入某个深渊。

第十六章

362

我觉得读俄国书的时候感觉非常好，因为书中总让人感到有一种你所熟悉的、带点伤感的东西。

第十七章

384

而且恰恰是没有说出来、被掩盖着的部分，也许正是他的话的最重要的内容。

第十八章

407

世人的朝三暮四，见异思迁，我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这我见得多了，让我伤透了心。我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浓厚兴趣，对他们的爱也让我深感羞愧。

第十九章

428

他的声音像一根银色的丝弦，将饭馆里低沉嘈杂的声音，完全密密实地给缝了起来，那哀婉的唱词、感叹和呐喊，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第二十章

448

一旦大路走错了，所有的小路也都乱了。最后，东奔西突，到处寻找，找累了，一咬牙，沿着密林往前走吧，脚下踩着已经腐烂的枯枝败叶，踏着沼泽地里光秃秃的草墩子——总会有找到大路的时候。

第一章

我来到了人间，在市内¹主要大街上的“时尚鞋店”里当了学徒²。

我的老板个子矮小，身体肥胖；有一张极普通的古铜色的脸，牙齿发黑，眼睛湿乎乎、脏兮兮的。我觉得他是个瞎子，为证实这一点，我朝他做了个鬼脸。

“别做鬼脸。”他声音虽低，但十分严厉。

我讨厌他用那双混浊的眼睛看着我，而且我不相信它们能够看得见——兴许老板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？

“我说过了——别做鬼脸。”他又说一遍，声音更低一些，厚厚的嘴唇几乎没有动弹。

“别老抓挠你的手，”只听见他冷冷地小声跟我说，“你现在是在市内主要大街上的一流商店工作，这一点你必须得记住！”

1 指下诺夫戈罗德市。——译者注（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2 1879年秋，11岁的高尔基来到“时尚鞋店”当学徒，鞋店坐落在市内一条主要大街上，是一栋三层楼的砖木结构建筑。学徒期间，高尔基就住在老板家里。这个地方的房子至今还保留着。

当学徒的就应该像雕像一样，伫立在店门前……”

我不知道什么叫雕像，也不能不抓挠我的手——因为从胳膊肘往下，我两只手上长满了红红的脓包疮，疥螨虫咬得我奇痒无比。

“你在家时都干些什么？”老板问道，仔细打量着我的手。

我答话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摇晃他那圆圆的脑袋，他的花白头发在他头上黏合得牢牢实实。然后，他恶语伤人地说：

“捡破烂儿，这比要饭还要糟糕，连偷盗都不如。”

我不无骄傲地宣称：

“我也偷过东西。”

这时，老板将两只像猫爪子似的手，往账桌上一放，吃惊地瞪大一双无神的眼睛，凝视着我的脸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什么？你还偷过东西？”

我一五一十地向他做了说明。

“喏，我认为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将来你若是在我这里偷皮鞋或钱的话，那我可要把你送进监狱，一直关到你长大成人……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态度很平静，但我却被吓了一跳，因此就更加不喜欢他了。

除老板外，在店里干活的还有我的表哥萨沙·雅科夫和一位大师兄——此人面色红润，非常机灵，很会揽生意。萨沙穿着浅咖啡色的礼服，一件胸衬，打着领带，下身穿一条散腿裤，傲气得很，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。

当外公领我去见老板，并请求萨沙对我要多多帮助、指教时，萨沙神气活现地把眉头一皱，警告说：

“他必须得听我的！”

外公把一只手按在我头上，使我的脖子弯了下去。

“你要听他的话，他比你年长，职位也比你高……”

萨沙瞪大眼珠子，教训我说：

“记住外公的话！”

于是，从第一天起，他便真的在我面前摆起谱来。

“萨沙·卡希林，别老瞪着眼。”老板跟他说。

“我，没瞪眼呀，老板。”萨沙回答说，把头低了下去。但老板仍不罢休，说：

“别总板着个脸，不然顾客还以为你是头骚山羊呢……”

大师兄恭顺地笑了，老板怪模怪样地撇动着嘴唇，萨沙羞得满脸通红，躲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听这种话，有许多词儿的意思我也听不懂；有时我觉得这些人好像在讲外国话似的。

每当有女顾客光顾本店，老板便将一只手从衣袋里抽出来，摸着自己的小胡子，满脸堆着甜蜜的微笑；这微笑使他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但却改变不了他那呆滞的眼神。大师兄挺直身子，两个胳膊肘紧贴腰部，毕恭毕敬地将两手悬在空中；萨沙战战兢兢地直眨巴眼睛，一心想把他的鼓起的眼珠子掩盖起来；我则站在门旁，悄悄地挠着手，注意着卖货的规矩。

大师兄在女顾客面前，双膝跪地，动作麻利地张开手指，给女顾客测量鞋子的尺码。他两只手直哆嗦，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那女人的脚，好像生怕把她的脚碰坏了似的，而女顾客脚非常肥，活像一只倒放着的歪脖瓶子。

有一次，一位太太抖动着她的一只脚，缩着身子说：

“哎呀，您弄得我直痒痒……”

“这是出于对您的礼貌。”大师兄急忙热情地解释说。

他缠着女顾客的那副模样，看着真叫人好笑；为了不笑出声来，我转过身去，面对着门上的玻璃。但我却非常想看看他是如何揽生意的——大师兄的手法太使我感到可笑了，但同时我又想，我永远也不会这样彬彬有礼地张开手指在顾客的脚步上量尺码，也不会这样麻利地把鞋穿到顾客的脚步上。

有时候，老板常常离开商店，到后面的小屋里去，而把萨沙也叫过去，这时店里就只剩下大师兄和女顾客两个人了。有一次，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位褐色头发女人的脚，然后他就把那几个手指头攥在一起，在自己的嘴上吻了一下。

“哎哟，”那女人惊叹道，“你真够调皮的！”

他却鼓起腮帮子，使劲发出接吻的声音：

“啧啧——啧啧！”

这时我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我前仰后合的，伸手去抓门的把手，结果把门给拉开了，门上的玻璃也被我的脑袋撞破了。大师兄气得冲我直跺脚，老板用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头直敲我的脑袋，萨沙则使劲揪我的耳朵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他严厉地对我说：

“这样老板会把你赶走的！喏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并且解释说：“要是太太们喜欢大师兄，生意就会好做一些。”

“即使那位太太不需要买鞋，但为了看一眼她喜欢的店员，也会买上一双的。这你就不懂了！真让人替你操心……”

这话我很不爱听——没有谁关照过我，更不用说他了。

每天早上，那个病病歪歪、脾气很不好的厨娘，总是比萨沙早一个小时先把我叫醒。起来后，我得把老板一家人、大师兄和

萨沙的皮鞋擦好，把他们的衣服弄干净，把茶炊摆上，给所有的炉灶预备好木柴，再把午餐时用的饭盒洗刷干净。到了店里，我便扫地，擦灰尘，准备茶水，给顾客们送货，然后回家取午饭。这时守店门的差事就由萨沙替我来干，他认为这活儿有伤他的尊严，便骂我说：

“笨蛋！要别人替你干……”

我感到烦闷与无聊，我过惯了独立自主的生活，从早到晚，一直在库纳维诺尘土飞扬的大街上、在浑浊的奥卡河岸边、在田野和森林中游荡惯了。这里没有外婆、没有伙伴，没有人可以说话，然而生活却使我感到愤愤不平，它让我看到了它丑恶的、虚伪的一面。

经常有这样的情形：女顾客什么东西都没有买便走了——这时，他们三个人会有一种被人欺弄的感觉。老板将自己甜蜜的微笑装进了衣袋，命令道：

“卡希林，把东西收起来！”

接着便开始骂骂咧咧：

“呸，这头母猪，鼻子拱到这儿来了！在家里坐得无聊了，跑到商店里闲逛来啦。你若是我的老婆，瞧我不把你……”

他老婆人长得很干瘦，黑眼睛，大鼻子，经常冲他跺着脚，大声吆喝，像对待用人似的。

他们经常一面鞠着躬，一面说着恭维话，彬彬有礼地将熟悉的女顾客送出店门，然后便恬不知耻地对她大加诋毁，污言秽语，不堪入耳；我真想跑出去，追上那女人，把他们背后议论她的话告诉她。

我当然知道，人们一般背后都互相说坏话，但他们几个人是

无人不说，特别令人气愤的是，好像他们是被什么人认定的几个最优秀的人物，他们的使命就是来评判世界的。他们对许多人都感到嫉妒，从未夸奖过什么人，对每一个人，他们都知道一些他的短处。

有一回，店里来了一位年轻女人，面色红润，容光焕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身上穿一件黑毛皮领的天鹅绒斗篷，其容貌在黑毛皮领的衬托下简直就像一朵奇妙的鲜花。她从肩上脱下斗篷，递给萨沙手上，这时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了：浅灰色的丝绸衣裙紧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身材，耳朵上的钻石在闪闪发光——她不禁使我想起了聪明美丽的瓦西里萨¹，因此，我相信她就是省长夫人本人。他们对她是毕恭毕敬，点头哈腰，像对待圣母似的，甜言蜜语，不绝于口；三个人像魔鬼似的在店里忙得团团转；他们的身影在货橱的玻璃上迅速滑过，让人觉得周围的一切好像都燃烧了起来，正在熔化之中，马上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，另外一副样子。

可是当她很快选中一双价钱昂贵的皮鞋，离开鞋店后，老板立刻将嘴巴一咂，打着口哨说：

“一条母狗……”

“总之——不过是一个女戏子。”大师兄轻蔑地说。

于是，他们便相互谈论起这位太太的几个情夫和她那花天酒地的生活了。

吃过午饭，老板到鞋店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歇息，我便打开他的金表，往机芯里滴了几滴醋。看见老板睡醒后，手里拿着金表，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里高兴极了；他嘴里嘟哝着说：

1 俄国传奇故事中的女主人公。

“真是怪了？这表竟突然出汗啦！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——表会出汗！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呀？”

尽管店里工作繁忙，家里的事情也不少，我似乎仍然觉得非常烦闷，总是在寻思：想个什么办法才能让他们把我从店里赶走呢？

满身雪花的人们默默地从店门口一闪而过——看上去他们仿佛在为什么人送葬，紧着往墓地赶，不过他们误了出殡的时间，现在正心急火燎地在追赶灵柩。几匹马一路颠簸前进，吃力地翻过一个一个雪丘。单调凄凉的钟声，从鞋店后面教堂的钟楼上传来，天天如是，雷打不动，因为正值大斋期间；钟声瓮声瓮气，仿佛是在用枕头击打人的脑袋：疼倒不是疼，但却使人变得头脑麻木，两耳重听。

有一次，在鞋店门口的院子里，我正在打开一个刚刚收到的货箱，教堂的看门老头儿向我走来，他斜着个肩膀，软绵绵的样子，好像整个人都是用碎布头制作的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，凌乱不堪，好像被狗撕咬过一样。

“你这个上帝的奴仆，能不能给我偷一双套鞋，啊？”他向我提议说。

我一声不吭。他坐在一只空箱子上，打了个哈欠，在嘴巴前画了个十字，接着又说：

“偷一双吧，啊？”

“不能偷！”我对他说。

“然而却有人在偷。请看在我这把年纪的分上吧！”

这老头儿和我周围那些人不一样，挺讨人喜欢的，我感到他深信我一定会为他去偷，于是我答应从气窗口给他递出去一双套鞋。

“这就好，”他心平气和地说，并不显得多么高兴，“你不

会骗人吧？哦，哦，我看得出，你不会骗人……”

他一声不响地坐了片刻，用靴子底来回搓揉他脚下又湿又脏的积雪，然后他抽起一只陶制的烟斗，突然吓唬我说：

“要是我骗你呢？我把你递出来的那双套鞋拿给你老板看，就说是你半卢布卖给我的，那你怎么办？啊？那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，可你才卖半卢布！钱都买糖吃了吧，啊？”

我不禁愣住了，怔怔地望着他，好像他已经做了他说过要做的事似的，可是他仍在一个劲儿地往下讲，声音不高，鼻音很重，眼睛看着自己的靴子，吐着蓝色的烟雾。

“比方说，如果这事是你家老板叫我干的，说：‘去，考验考验那小子——看他是不是个小偷？’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不给你套鞋了。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既然你已答应过，现在说不给已经不行了！”

他抓住我一只手，把我拉到他跟前，用他那冷冰冰的手指头敲着我的额头，有气无力地继续说：

“你怎么能平白无故地就说‘给你，拿去吧’呢？！”

“是你自己要求我的。”

“我要求的又怎么样！我要求你去抢教堂，怎么样——你去抢吗？难道可以这样相信人吗？你呀，傻孩子……”

于是，他把我推开，站起身来。

“用不着给我偷套鞋，我不是老爷，不穿套鞋。我不过是说着玩的……你这么老实单纯，等圣诞节到来时，我让你到钟楼上敲敲钟，看看市容……”

“我熟悉这座城市。”

“从钟楼上望去，更加漂亮……”

他用靴子尖踩进雪地，慢慢地向教堂后面走去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感到既懊恼，又不安，心想：这老头儿是真的说着玩呢，还是老板让他来试探我的？我真有点儿怕到鞋店里去。

——这时，萨沙跑到院子里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在搞什么鬼名堂！”

我忽然怒从心起，冲他扬起了钳子。

我知道他和大师兄都在偷老板的东西：他们常常把皮鞋或便鞋藏到烟锅里，然后，等他们离开鞋店时，把它们藏在大衣袖子里。我不喜欢这样做，也害怕干这种事，我记得老板的威胁。

“你在偷东西吗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，是大师兄在偷，”他严肃地跟我解释说，“我只是帮他一下。他说：‘帮个忙吧。’我必须得听他的，不然他会给我穿小鞋的。老板嘛！他自己从前也当过大伙计，什么事都清楚。你不要多嘴！”

说话时他一直在照镜子，很不自然地叉开手指，整理着领带，其一招一式，跟大师兄的动作一模一样。他不遗余力地向我摆老资格，对我显示他的权威，压低嗓门，对我吆五喝六，指指点点地让我干这干那。我个子比他高，力气比他大，但是骨瘦如柴，动作不灵活；他却长得很结实，胖乎乎，肉墩墩的。他身穿常礼服，散腿裤，在我看来，挺神气、挺体面的，但他身上总有一种令人很不舒服而且十分可笑的东西。他非常恨那个厨娘——一个古怪的女人，很难弄清楚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“世上我最喜欢的事，就是看打架，”她睁大乌黑、热情的眼睛说，“对于我来说，谁跟谁打都一样：不论是公鸡斗架，狗咬架，农民打架——都一样！”

要是公鸡或鸽子在院子里厮斗，她便会撂下手里的活计，望着窗外，从头至尾，专心致志地观看它们打斗，一言不发，充耳不闻。每到晚上，她便会对我 and 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些孩子们，坐着也是白坐着，还不如打一架呢！”

萨沙一听就来气，说：

“傻婆子，我可不是什么孩子，是二掌柜！”

“哦，这我倒没看出来。对于我来说，只要没结婚，那就是孩子！”

“傻瓜，一脑袋糨糊……”

“魔鬼聪明，可上帝不待见他。”

她这句俗话让萨沙特别生气，于是他便故意地逗她，而她呢，一脸不屑地斜眼看着他，说：

“哎呀，你这只蟑螂，上帝给你张人皮，真是有眼无珠！”

萨沙不止一次让我趁厨娘睡觉时往她脸上抹点鞋油或者煤黑子，在她枕头上插上大头针，或者生点别的什么办法，跟她“开开玩笑”，但是我害怕这个厨娘，而且她睡觉很轻，时常醒来；睡醒后，她便点上灯，坐在床上，对着某个角落出神。有时候，她到炉灶后面来找我，把我叫醒，用沙哑的声音求我说：

“我睡不着，列克谢伊卡¹，有点害怕，你跟我说话吧。”

我睡眼惺忪地跟她说了点什么，可是她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，身子一直摇来晃去。我觉得她热乎乎的身体散发出一种蜡烛熏香的气味，因此她很快就会死的。也许她马上就会一头栽倒地下，立刻死去。因为害怕，我开始大声说话，但她制止了我：

1 列克谢的爱称。